

张天翼

儿童文学全集

儿童文学大师全集书系





儿童文学大师全集书系

张天翼儿童文学全集

李 雪 宋 婷 选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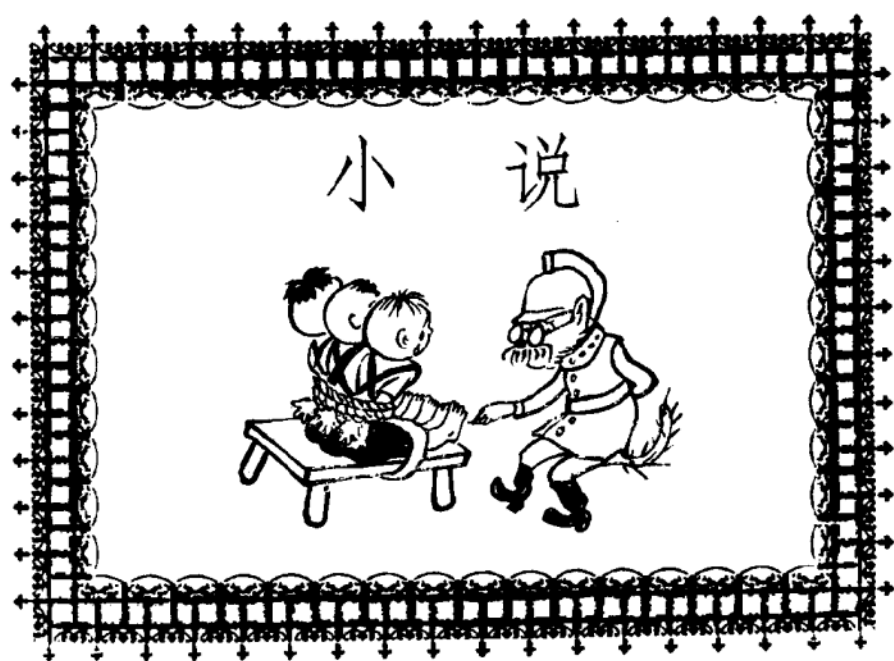
樊发稼 段成鹏 审定

②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录

❖	小说	1
❖	大来喜全传	3
❖	回家	21
❖	奇怪的地方	153
❖	把爸爸组织起来	220
❖	去看电影	232
❖	罗文应的故事	240
❖	他们和我们	253
❖	童话	263
❖	大林和小林	265



大来喜全传

楔 子

有一位王老婆婆去看一位李太太。王老婆婆摸摸李太太的小儿子，欢喜得直叫：

“这个小宝贝真漂亮。都亏你那个奶妈漂亮呀。”

李太太不明白她的话，问道：

“什么，都亏我的奶妈漂亮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甯，你不明白！小孩子吃哪个的奶，就像哪个。”

李太太不相信：

“哪有这个事，那么吃牛奶呢？——就像牛么？”

王婆婆也嗤的一声笑了起来。后来又说：

“这个道理对不对，我倒不晓得。说不定是不对。不过我倒想起了一个故事，就是吃奶吃出来的故事。”

李太太高兴得了不得：

“不管它，不管它！你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吧。”

这下面就是王婆婆说的故事。

1. 贫乳症

从前有一个村子，住了七八十家人家。有一年，忽然村子里张三着起慌来，叫道：

“啊呀！我的老婆今天忽然没有奶了！小孩子哭得什么似的，只是吃不到一口奶。”

第二天，李四嫂也着了急，小声儿告诉李四：

“我奶子瘪掉了。你看这小鬼哭得多凶。这小鬼快饿死了。”

李四说：“给他吃牛奶吧。慢着，我去挤点牛奶来。”

李四去了一顿饭工夫，苦着脸走回来，摇着头叽咕：

“见他娘的鬼！牛也没有奶！”

第三天，村子里带奶的嫂子们都没有奶。小孩子哇哇地直哭。牛也没有奶。有个老头儿出了一个主意：

“唉，你们这批年轻人真是毛脚毛手。你们怎么不去挤

挤羊奶呢?还有,马奶也行呀。”

大家七手八脚去挤羊奶,挤马奶。挤了半天,说道:

“屁也没有!”

有一位城里的郎中先生,却笑嘻嘻地说:

“唉,这是病呀,应当请教我呀。我看病便宜得很:门诊大洋 10 元,出诊 50 元,路远加倍。”

村子里只有非三娘子还有几个钱,她就跑去看那位郎中先生。郎中先生看看她舌子,把把脉,慢吞吞说道:

“你这个脉,左关旺,右关弱。男左女右,男阳女阴,是阳气太盛之故。奶子是水,没有奶是水不足,只有金能生水。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秘方:你拿你丈夫的脏手巾,包一个金戒指,煮汤吃。包你有奶。三天无效,你 come 找我!”

非三娘子照方子吃了十几天,直是打恶心,奶子可还是没有。她又去找那位郎中先生:

“你这个郎中放的什么屁!我吃十几天,怎么还是没一点效?”

郎中先生还是说得慢吞吞的:

“我原先就说过:‘三天无效,你 come 找我。’我当然要留下次生意呀。你先把 10 块钱门诊费交给我吧。”

郎中先生这里看不好,只好去请教一位外国大夫。那位大夫吓了一跳:

“哦?有这个病?我倒从来没见过。让我查查书看。”

外国大夫翻了三天三夜洋书，只是摇头：

“查不出。我想这个病可以叫做‘贫乳症’。你叫她们静养，吃鸡蛋，喝牛肉汁，每天打门票到公园去散步，或者会好的。”

还是没有办法。

这时候有一位明大婶，正有了喜。明大婶跟明大叔一天到晚苦着个脸，商量不出一个办法。

“怎么办呢？我们好不容易到了 50 岁才巴望到一个儿女，难道让这小家伙活活饿死么？”

有一天忽然李四嫂欢天喜地到明大婶家来，快活得直叫：

“明大婶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！还有救星哩。你看，你看！别人都没有奶，狗倒有奶哩。拿狗奶喂孩子也一样的呀。”

明大叔是个种田的，租了一位王爷的 20 亩田过日子。家里少不得要弄一条狗。明大叔跟明大婶一听说，赶紧跑出去一看：哈，真的！那几条小狗正蹲在那条母狗肚子底下，吃得怪快活。还哼儿哼儿的哩。

村子里有一位先生，他是办“公共卫生”那种公事的。他对大家说：

“狗奶本来不卫生，不过现在没有法子。你们要喂狗奶，一定要拣好狗喂。要聪明，要听话，要知道好歹，这种狗的奶才可以用。因为好奶妈会教出好孩子来。你们要是拿

家里的脏狗来喂孩子，那查出来就请你吃官司。”

明大叔听了这番话，回来跟明大婶商量道：

“狗是王爷的狗顶好。王爷府上的一个厨子是我的朋友，我可以拜托他。我们孩子一养下来，就拿到王爷府上让狗去喂，好不好？”

明大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。后来孩子一生下来，明大叔就把他抱到王爷那里找朋友去了。那个朋友叫做阿里。阿里说：

“请放心好了。这里有一条顶出色的狗，叫做来喜，又漂亮，又结实，我把这个小孩子……哦，不错，你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这小孩子是男的。名字还没有取哩。你替他取一个名字吧，越贱越好。”

阿里向来聪明得出名，想了一想就说：

“那就取个狗名字好了。他要吃来喜的奶，就喊他小来喜吧。”

从此以后，这个小孩子就住王爷府上的狗窝里了。

2. 在狗窝里

来喜是一条哈巴狗，圆圆的脸，矮矮的身子。毛是浅黄色的，亮得像金丝一样。脑顶上还有长毛披下来，弯弯的仿

佛是烫过的。

来喜待小来喜跟亲生儿女一样。阿里每天到狗窝里去看着这个小孩子，欢喜得直嚷：

“啊呀，小来喜长得真漂亮！脸蛋儿简直像来喜一样呀！”

原来小来喜也是圆圆的脸，头发黄黄的，一直披到了脖子上。

明大叔跟明大婶一个月来看他们儿子一次。一对老夫妻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笑得眼睛眯了起来：

“这小鬼倒老实享福哩。王府上当一只狗，吃呀住的都比我们种田人家舒服多了。”

王府上养的狗不止来喜一个。另外有高大的猎狗，有到处闻来闻去的警狗，还有半夜里不睡觉的守门狗。

他们看见小来喜样子长得特别，他们有点想不通：

“这孩子又不像我们又不像他们人类。这古里古怪的样子倒长得逗人爱哩。”

那些狗没有一个不喜欢这小来喜。他们舔舔他，用脚爪子拨拨他，嘴里呜呜地叫。有时候他们还拿生牛肉来喂他，一大片一大片的硬叫他吞进去。

他们舍不得把小来喜放走。小来喜已经断了奶，还是住在狗窝里。

阿里对明大叔说：

“这些狗东西不许我把小来喜带走哩，我一去抱，他们就咬我。你看怎么办呢。”

明大叔想了一想，叹了一口气：

“唉，就让他住在这里吧，回家去还是吃苦，倒不如放他在狗窝里过几年舒服日子。等他长大点儿——我再来接他。”

就这么着，小来喜一直长到七岁。

有一天阿里跑到狗窝跟前去看他，可大吃了一惊：

“你们在那里做什么呀，小来喜？”

小来喜正把腿子屈着，屁股压在脚跟上，两只手趴着地：像狗那么坐着。他抬起脸来看了一眼阿里，冷冰冰地答：

“我在这里听谈天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！狗话你也懂么？‘Wao - wao - wao’，‘U - u - u’——这些你也懂么？”

小来喜横了阿里一眼，鼻孔里哼了一声：

“你不过是个厨子！知道什么东西！”

那个厨子把嘴张得大大的。好一会才慢慢走开去，嘟哝道：

“哈呀，这孩子！——长得多老气呀！”

他觉得闷气，他跑去问门房老头，那位门房老头的外号叫做万宝全书。他这才明白了这一层道理：

“你真是个死心眼儿。人长到七岁还是个小娃儿——鼻涕拖拖的。难道狗也是一样么？狗长到七岁，简直是老头儿了。你想想看。”

“那个小来喜到底是人养的呀。”

“人是人养的，过的可是狗日子：他有一半算是狗。七岁的狗是老头儿，小来喜打个对折，他那副派头就该比你还老气。你想想我这个话对不对。”

对！一点也不错！

小来喜一直吃着狗饭，听的是狗话。他那位奶妈——那位漂亮的来喜，常常一面舔他那张圆脸！教给他许多事情。

“小来喜，花园里刚刚有人走过。你去闻闻看，看他是一个什么人。”

小来喜就跑了出去，伏在地下嗅呀嗅的。他很仔细，连眉毛都皱了起来。可是他摇摇头：

“我想不出他是哪一路人。他有点烟味儿，又有点香水味儿。”

他又盘下脸去闻了几闻：

“不错，这个人还爱吃鸡。他身上还有什么铜东西。……来喜妈，这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呀？”

“哈，你不懂得！”

来喜说了就用前爪拍拍小来喜，又说：

“你一直在我们窝里长大，还没见过世面哩。这个人是

个贵人，是王爷的朋友！我一闻就知道。他身上藏的是金子呀，你这傻瓜！哪里是什么铜东西呢！”

厨子阿里看见小来喜呜噜呜噜学狗叫，心里总不自在。等明大叔来了，他小声儿说：

“像来喜那样，的确是享福的：老爷太太也欢喜她，少爷小姐也欢喜她，王孙公子都欢喜她。小来喜要是有来喜这种福气，倒也不错。不过他总是一个人呀。一个人——怎么要学狗话呢？”

明大叔愣了一会儿。他不知道他到底是应该高兴，还是应该讨厌。他想：

“让这孩子做狗呢，还是让他做人呢？”

一面咕噜，一面走去看他儿子。

那些狗都睁大眼睛瞧着他。

来喜把前脚爪敲敲小来喜，问道：

“你这个爸爸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小来喜轻轻告诉她：大家都叫他明大叔。

“什么？”来喜脑袋往前面伸了一下。“明——明什么呀？这个名字我叫不上来。这不是一个上等人的名字。我不懂，我记不住。他跟你说的话，我也听不大清楚；这些粗人的俗话我听不惯。大概是什么‘海派’话吧？”

她吸吸鼻子，猛地喷出了一声——Kch！歪歪嘴说：

“哼，他身上味儿真难闻：稻草味儿，土味儿，粪味儿，牛

屎味儿，汗味儿。他刚刚吃过豆腐，饭呢——是烧焦了的。嘿，这不是个好家伙！小来喜，别理他！”

这些话——明大叔一句也不懂。他问：

“她跟你谈些什么呀，小来喜？”

小来喜可忽然跳了起来：

“滚！滚！你不是个好家伙！”

他爸爸摸摸脑袋——“怎么了？”正在这里发呆，小来喜就冲了过来，“ou！”的一声叫，狠命一口咬住爸爸的脚踝子。

“啊唷！……你这畜牲！”

明大叔一面叫一面挣扎。好容易才脱了身，脚上已经淌出了血。于是他滚着眼泪，拐呀拐的走回去了。

狗窝里可热闹得出了大事似的。他们都围着小来喜，跳着嚷着。

“真有你的，真有你的！小来喜！你跟我们简直是一家人！哈，小来喜！”

那位来喜妈也快活得直笑，伸出了舌子，让唾涎腻腻地流下来。

到了晚上，她告诉了小来喜一番做人的道理。她先舔舔嘴巴：

“做人要跟我们做狗一样，才有出息。顶要紧的是看准路数，一嗅就得知道他是什么身份。要是这么一闻：嗯，一位大爷！那你马上——哪，这样子！”

说着摇了摇尾巴。

小来喜摸摸屁股尖，伤心起来：

“妈呀，妈呀，我没有！”

来喜也摸摸他屁股尖：

“真的！骨头倒有一块，尾巴可给割掉了：这成个什么章法呢？”

她想了一想，又说：

“那你说几句人话就是了。狗话人家不懂，这才只好摇尾巴的。”

小来喜是个聪明孩子，渐渐的——连老远有人走近，他就闻得出了。

“嗯，这是个粗人，带着一碗水饺，韭菜猪肉馅儿。……这回子这位先生有股剪刀浆糊味儿，怕是个编文学史的……”

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：

“来喜妈，这个本领是你们天生的么？”

“哦，这个说起来长着哩。这要打我们来喜族的祖先说起。”

3. 来喜族的历史

来喜一点瞌睡也没有，打起精神来说来喜族的历史。

“我们祖先不是住在人家家里的。他一天到晚在山里，

在野地里，游手好闲只会瞎逛。人类给他们取个外号，叫做‘野兽’。

“老实说，这种态度我是不赞成的。不过清高倒的确清高：追个把兔子吃吃，吃饱了在太阳底下睡一家伙，打一两个喷嚏。

“跟朋友谈起天来，总是风花雪月。到晚上老实有点害怕，你不知道老虎狮子怎么个凶法。月亮底下看见树影子也得吃一惊，自然不免对月发愁。天气一冷，可更加不得了：野兔子什么的都躲了起来，我们祖先找不着吃的。于是叹一口气说道：

“‘哼，秋天呀，秋天呀，这秋天乃是如何的萧瑟而又凄凉而又令人悲哀啊！’

“总而言之，他们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
“那时候你们人类还在那里打野牛过日子。一声吆喝，许许多多人围起一只野牛来，几家伙揍死了，大家分肉吃。他们一年到头在那里想：

“‘要怎么样才能多打几只野牛野鹿呢？要怎么样才能不怕老虎害我们呢？’

“我们祖先横他们一眼，冷笑一声说：

“‘唉，这批俗家伙！’

“正说着，陡地听见一声吼，连世界都抖动了一下。一只老虎！